

传统西藏建筑与城市景观



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

ལྷ་ས་འོ་ས་བཀྲ་ཤོག་ས་བཞིག་ས།



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

传统西藏建筑与城市景观

ལྷ་ས་འི་ས་བཀྲ་ཕྱོགས་བརྒྱུགས།
བོད་ཀྱི་ཕྱོགས་རྒྱུ་ལ་ཨ་ར་སྐུན་དང་གྲོང་ཁྱིམ་གྱི་རྣམ་པ།

Knud Larsen 著
Amund Sinding-Larsen

李鸽(中文) 译
木雅·曲吉建才(藏文)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5—538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 传统西藏建筑与城市景观 /（挪）拉森（Larsen, K.），（挪）拉森（Larsen, A. S）著；李鸽，曲吉建才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ISBN 7-112-07745-1

I .拉... II .①拉... ②拉... ③李... ④曲... III .①古建筑—建筑艺术—西藏—画册②城市—景观—西藏—画册 IV .① TU-092 ② TU-8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9039 号

Copyright © 2005 Knud Larsen & Amund Sinding-Larse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author.

Or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The Lhasa Atlas published in 2001 by Serindia Publications, London

本书由英国 Serindia Publications 授权出版、发行

责任编辑：马 彦 张振光
藏文编辑：旦增平措 巴 旺
责任设计：孙 梅
责任校对：孙 爽 王雪竹

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 传统西藏建筑与城市景观

ལྷ་ས་འོ་ས་འགྲམ་ཕྱོགས་འབྲིག་པ།
ཐོག་ཀྱི་ལོ་རྒྱུས་ཡན་ལྷན་དང་གོ་ཏེ་ཕྱི་ནང་ལ།

Knud Larsen 著
Amund Sinding-Larsen
李鸽（中文） 译
木雅·曲吉建才（藏文）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89 × 1194 毫米 1/12 印张：25 字数：750 千字

2005 年 10 月第一版 200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200.00 元

ISBN 7-112-07745-1

(1369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第2页：18世纪藏中地区最重要的历史建筑，唐卡壁画，
居美博物馆，巴黎，照片由RMN—让·斯高曼（Jean Schormans）拍摄

目 录

插图来源	6
地图列表	7
序言和致谢	9
绪论	11
第一章 建筑艺术	39
特征和起源	39
独一无二的藏族建筑	41
城市景观	42
建筑“制度”	43
早期的建造业	44
空间和结构	45
建筑细部	49
主要颜色的运用	51
装饰	52
建筑类型	60
第二章 城市景观	63
引言	63
记录城市景观特征	64
拉萨的城市景观	64
城市景观特征	65
城市景观模式	71
城市景观要素	77
第三章 建筑物	97
引言	97
布达拉——雪村区	103
大昭寺和小昭寺区	113
亚布溪达孜区	145
功德林区	146
加布日山西南区	147
加布日山东北区	148
第四章 拉萨的保护与未来	151
拉萨的历史建筑	165
注释	173
参考书目	176
索引	178
藏文译文	181

插图来源

照片

除了以下友情提供的照片，本书中的全部照片均由克纳德·拉森（Knud Larsen）拍摄：

英国图书馆：22页，26页上

大英博物馆的代理人：16~17页，27页，86页左，87页右，143页中

“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课题（1995~1997年）：60页E，61页H，99页，111页下，112页右下，119页，125页，127页下，135页右下，135页上，136页左上，136页右下，137页全部，142页全部，144页全部，146页右下。

埃瑞克·波克威德·诺德拜（Erik Bjerketvedt Nordbye，2000年）：155页

挪威科技大学建筑设计系研究小组(1994年)：130页全部，131页，133页上

牛津大学彼特李弗斯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26页下，photo no.BL.H.274；32页上，photo no.SC.T.2.292；36页，photo no.SC.T.2.224；53页下，photo no.BL.H.137；122页下，photo no.SC.T.2.271。

皇家地理学会（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32页下，90页右，146页左

卫星拍摄图片

本书中的卫星拍摄图片来自美国的第一代图像探测工程——克罗纳号——它从1959年6月运行到1972年5月。本书中展示的特殊比例图像已经采用数字技术提高了它的清晰度。

地图

所有未公开使用过的地图已经由“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课题组为这本书专门处理过，除了以下提到的地图：苏黎世大学马丁·布鲁恩博士（Dr. Martin Brauen）的友情帮

助：28页上，29页

英国图书馆：8页，20~21页

东京大学Emeritus Chie Nakane教授的友情帮助：30页，31页

绘画

绘画的复制得到以下部门的许可：

居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巴黎，让·斯高曼（Jean Schormans）：封面和第2页

康瓦尔·克瑞什纳（Kanwal Krishna）后裔的友情帮助：19页的两幅，95页上，101页，107页左上，149页下

次旺塔西（Tsewang Tashi）：18页

线条图

本书中使用的全部线条图都是由作者们按照“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的调查和以下的原始资料专门绘制的：

关于藏传佛教寺院的考古学研究，1996年：133页，148页左
中国古代建筑，西藏的布达拉宫，1996年：49页，102页，104~105页，109页，111页

Demeures des Hommes, Sanctuaires des Dieux, 1987年：50页

拉萨文化遗址的历史，1985年：88页下，110页，122页，138页，139页，140页，141页，146页

大昭寺，1985年：46页右上，48页，114页，115页

木雅·曲吉建才（1995年~1997年）：46页左上面的两幅，47页，51页，52页，120页，121页，126页，127页左下，128页下，129页下

挪威科技大学建筑设计系研究小组（1994年）：130页，131页

西藏遗产基金（1997年~1999年）：114页下，118页，125页，127页上面的两幅，128页上，129页上，132页，134页，135页，136页，137页

地图列表

“拉萨平面图”，于1884年绘制，比例不详
拉萨和周边的亚洲地区， 比例 1：30,000,000
藏中地区和拉萨， 比例 1：1,000,000
拉萨河谷中的拉萨，卫星照片，于1965年拍摄
无比壮美的拉萨，卫星照片，于1970年拍摄，比例
1：60,000
无比壮美的拉萨，摄于1985年前后， 比例 1：60,000
拉萨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来自《怀斯作品集》（Wise
Collection），大约绘制于1860年
林廓内的拉萨地形，比例 1：20,000
“拉萨平面图”，瑞德和高巍（Ryder and Cowie），作
于1904年，比例1:30,000
“拉萨地形示意图”，P·兰登（P. Landon），于1905
年绘制完成，比例不详
“拉萨市郊区示意地图”，L·奥斯汀·瓦德尔（L.
Austine Waddell），于1905年绘制完成，比例不详
“拉萨平面图”，L·奥斯汀·瓦德尔，于1905年绘制
完成，比例不详
“拉萨和罗布林卡平面图”，彼得·奥施奈特（Peter
Aufschnaiter），于1948年绘制，比例不详
拉萨老城区，约于1955年绘制，比例1：10,000
“拉萨市中心区”，彼得·奥施奈特（Peter Aufsch-
naiter），于1948年绘制，比例不详
“拉萨的中心区”，塔灵·扎沙吉美（Zasak J. Tari-
ng），与1959年绘制，比例不详
从西南远望拉萨的中心区，约于1912年绘制
林廓地区内的拉萨中心区，卫星照片，于1970年拍摄，
比例1：10,000
历史上的拉萨，“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课题的简明地
图，于1999年绘制完成，比例1：7,500
拉萨中心区，卫星照片，于1965年拍摄， 比例
1：20,000
城市景观特征，比例1:20,000
北京东路， 比例 1：6,500

8	参考点，比例 1：20,000	70
11	城市景观模式，比例 1：20,000	72
12	模式1，平原中中心集聚型城市，比例1：7,500	73
13	模式2，山顶宫殿或堡垒下面带有防御性村庄，比例 1：3,000	74
14	模式3，建在小山上的岩洞和小建筑，比例1：3,000	76
15	模式4，亚布溪达孜府邸，独立的府邸，比例1：3,000 城市景观要素，比例1；20,000	76 77
20	城市景观要素，林廓：外转经路，比例1：20,000	78
22	城市景观要素，孜廓：玛布日山转经路，比例1：4,000 城市景观要素，八廓街：中间的转经路，比例1：3,000	81 83
23	城市景观要素：林廓东南部，比例1：3,000 城市景观要素：林廓西南部，比例1：3,000	89 90
24	城市景观要素：小昭寺路，比例1：3,000 城市景观要素：大昭寺广场，比例1：1,000	91 92
24	城市景观要素：八廓街北广场，比例1：1,000 城市景观要素：松曲热广场(八廓街南广场)，比例 1：1,000	93 94
25	城市景观要素：小昭寺广场，比例1：1,000	95
28	建筑物，布达拉宫——雪村区，比例1：3,000	100
28	建筑物，大昭寺区，比例1：3,000 建筑物，小昭寺区，比例1：3,000	123 124
29	建筑物，亚布溪达孜区，比例1：3,000 建筑物，功德林区，比例1：3,000	145 146
30	建筑物，加布日山西南区， 比例1：3,000	147
31	建筑物，加布日山东北区，比例1：3,000 拉萨老城区内受到调查、保护和毁坏的建筑物，1994 年~1999年间，比例1：6,000	148 153
33		
34		
35		
66		
68		

Scale 4 Inches = 1 Mile

Chains

Miles



序言和致谢

1994年夏天，本书的作者构思了一个名为“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的研究课题。这个想法起源于在拉萨的一次讨论，内容是为建立西藏—挪威大学合作网，这个网络允许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和挪威的研究机构之间交换学者和学生并进行联合研究。

经过7年的努力，这个课题最后的研究成果就是这本《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这本书用一种方法纪实性地描述拉萨的古代城市；这种方法比任何以往有关拉萨的出版物都更精确，并且使用了历史城市地域的数字地图和新的建筑知识，特别是有关拉萨的传统世俗建筑物的知识。

这本书意图去描述赋予这个历史城市独特品质的建筑和空间特征，还有造成拉萨独一无二的特定地理和历史关系。通过文字和地图，这本书也介绍了关于单体建筑和城市景观保护的重要方面。为了把我们最近对古代拉萨的描述放到更大的视角中去，我们把早期的调查和地图也列入其内，并介绍了传统藏族建筑的建造方式和装饰手法。

要很好了解《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的产生背景，重新评价“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课题的许多要素是十分有益的。这个课题主要针对林廓地区内7.5km朝觐路线所围绕的拉萨老城区的传统城市景观。这个研究区域大约4km²，以北侧的林廓北路、南侧的金珠南路、西侧的林廓西路和东侧的林廓东路四条街为边界，尽管古代的拉萨只有这个范围的四分之一大。

课题项目成员调查并真实地描述了在林廓地区内的建筑物。在1995年现场调查工作伊始，全部330座世俗和宗教古建筑被登记注册；截止1999年现场调查工作结束，这个数字减少到大约200座。因为这种破坏，现在“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这个课题收集的材料在某种程度上是写过去的事情。

“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课题的目的：

——登记注册并真实地描述所有1950年以前建造的而且1995年调查开始时仍然存在的历史建筑。我们把几栋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建筑物列入其中。我们通过尽可能获得关于老城区、老城区的历史和建筑风格构成等等信息来真实地描述历史城市景观。因为不仅仅是传统建筑，传统文化也正在飞快地消失，所以这个工作特别重要。

——与拉萨的有关权威人士达成一种实际的交流。

——为了促进学术交流与专家建立合作。

拉萨老城区的历史建筑和城市景观从没进行过像“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课题这样详细的记录。这个课题一方面不仅仅要增长公众对保护拉萨独特文化遗产的积极性，也是一个需要与当代城市环境保持平衡的过程。

现场调查工作开始于1995年，主要的登记注册和摄影工作于1996~1998年开展；在1998~1999年全部保持原状的历史建筑再次被参观和考察。我们去拉萨期间——每年至少一次，而通常是两次——我们提出我们的课题工作并与我们拉萨的合作者和当地的权威人士进行广泛的具有成效的讨论。

记录方法着眼于登记注册和分析的标准，用一种类似于“应急考古学”所使用的方法为所有的历史建筑和城市景观建立基本的信息。在“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课题中使用的具体文献编辑大体上遵循由丹麦环境部开展的“在自然环境中的建筑价值调查”研究课题所使用的方法进行。

这个调查主要是普遍的整理——体量和层数的平面和布局——和每栋建筑物的视觉和影像的记录注册。每栋建筑都用为这个课题特别建立的标准化的信息格式被检查和描述。用图示和文本去描述和分析单独的城市景观构成部分。在现场勾画和查访的全部建筑图样被收编到我们的升级版拉萨市政地图中。

资料被收集在一个完整的数据库里。它使用高级的数据库软件，这一软件允许对全部建筑物、建筑要素和城市景观构成部分的信息进行随意存取。我们对通用市政地图全面彻底的修订所形成的最终结果就是这里首次出版的拉萨市的明细地图。未来的数字版《拉萨地图集》预计包括直接使用数据库资源的交互式地图。

我们希望拉萨的政府机构能成为该数据库的首批使用者之一，而这一数据库为使用者提供了林廓现存的古代建筑物便捷的访问方式。从常规工作的意义上说，课题的这个方面也许对他们的保护规划和城市发展方针的制定有直接的价值。

保护传统建筑和城市景观的真实性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当局和感兴趣的群体所主要关注的问题。像单体建筑结构本身一样，国际间所作的挽救有形遗产的努力现在常常涉及到保护更大范围的建筑物周边环境。这种看法上的逐渐转变已经从废墟中挽救了许多非常宝贵的城市景观。

面对拉萨的传统世俗地区所受到的威胁，今天拉萨市人民政府表现出了对保护历史城市和她的独特传统的一个更加积极承担义务的承诺。布达拉宫，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2000年大昭寺和周围的八廓地区也同布达拉宫一起被正式加入了世界遗产行列。

我们希望对拉萨的传统建筑文化能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这些建筑文化消失了，随之而去的还有这里与过去的关联，以及伴随着这些文化的消失，也建立一个往事和文化损失的链接，这些损失对当代和后代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

笔者，即Knud Larsen & Amund Sinding-Larsen，负责此一研究课题并承担了《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的写作。很多亚洲和

对页图：“拉萨平面图”，于1884年绘制，比例不详。

它可能是拉萨的第一份西式地图，发表在1884年出版于台拉登(Dehra Dun)的《印度调查》(*Survey of India*)中。地图的整个轮廓和相关位置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可能作者没去过拉萨，所以有很多不精确的地方。因此人们推断这幅地图不是在实地调研拉萨的基础上完成的，而是出自口述和其他人绘制的现场草图。这些人可能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伪装成教士或商人进入西藏的“印度学者”，实际是英国人培养的印度间谍。这幅地图因为过分的夸张和那些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元素而显得很有趣。劳克希尔(Rockhill，1891年)、格雷汉姆·山蒂博格(Graham Sandberg，1901年)和善卓·达斯(Chandra Das，1902年)的出版物中复制了此图。

欧洲的研究者给与了我们极大的帮助，特别是在拉萨进行现场调查工作期间。我们在书中的恰当位置提到了他们的观点和贡献。

我们希望表达我们对许多一路帮助我们的机构和个人的感激，特别是西藏—挪威大学合作网、挪威研究理事会、挪威发展与合作机构、挪威外交部，还有慷慨地资助课题项目以及我们赴拉萨和藏中地区研究行程的挪威政府。挪威大学委员会理事会的开发研究与教育组织（NUFU）热心资助我们的两名拉萨合作者赴挪威研究。挪威科技大学建筑设计系主持了这个研究课题。

没有我们拉萨的同事们支持，我们无法完成这个课题。拉萨市的政府官员特许我们走访调查公共和私有的建筑物。居民和建筑业主积极地支持我们工作。西藏社会科学院的合作者和翻译，还有拉萨市建设委员会都提供了可靠的帮助并且在专业权威、当地居民和我们小组之间建立了便利必要的联系。

以下西藏—挪威大学合作网中的诸位一直不断地提供热心的帮助：颜子伯主席(Jens Braarvig)、西塞尔·索斯泰伦(Sissel Thorsdalen)、英威尔德·海斯泰德(Ingvild Hestad)和瑞辛·萨格(Rinzin Thargyal)。

我们想要进一步感谢海德·斯多达(Heather Stoddard，藏名德钦桑姆)，作为中间人我们要感谢她的鼓励、博学和帮助；安德烈·亚力山大(André Alexander)，他整理现场工作调查报告并对建筑进行了类型研究；埃瑞克·拉德(Erik Ruud)，建立了针对课题的第一个全新的地图基础上的地理学信息系统；欧雷·罗格·詹森(Olav Roger Jensen)，他建立了课题的地理学信息系统最初模型；斯蒂恩·豪利(Stian Haugli)在数字化地图和卫星图片方面宝贵的帮助；木雅·曲吉建才(Choekyi Gyaltsen Minyak)先生提供的详细的调查报告和相关的历史信息；伯·崴恩(Per Kværne)的鼓励和建议；国家文物局的郭旃(Guo Zhan)在整个课题过程中的建议和修正；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王景慧(Wang Jinghui)的帮助和论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世界文化遗产中心的理事代表杨民家(Minja Yang)一直不断的支持和鼓励；出版商安东尼·埃利斯(Anthony Aris)不可缺少的帮助。

建筑师、艺术家、其他的专家和学者参与了拉萨的调查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萍萍·阿泽维多(Pimpim de Azevedo)、曼斯·P·戴维森(Maans P. Davidson)、希尔德·汉森(Hilde Hanson)、委罗内克·马汀(Veroniq-ue Martin)、莫里茨·沃梅尔斯基(Moritz Wermelskirch)和欧德·欧沃(Odd Oeverdahl)。

同时也感谢丹麦的“在自然环境中的建筑价值调查”课题的成员：格瑞格·奥格林—尤辛(Gregers Algreen-Ussing)和克·保耶·詹森(Kurt Boye Jensen)，他们提供他们的经验并鼓励我们使用注册登记的办法；安·欧德嘎·约德(Ane Oedegaard Kjoede)制作的数字化地图安娜·马斯森(Arna Mathiesen)制作整理的照片档案。

在拉萨，我们依赖于几个居民、大学教师和了解历史和古代

城市发展的人所掌握的知识。我们衷心地感谢他们。因为翻译、支持和愉快的交往，我们非常感谢卓玛(Dolma)、迪吉卓嘎(Diki Drogar)、布春次仁(Puchung Tsering)和格桑耶舍(Kalsang Yeshe)。

帕蒂·布兹(Paddy Booz)和托贝·马修(Toby Matthews)通过深入细致的编辑和复杂的出版过程阅读了这本书。

最后，特别感谢对多塔(Dotar)、巴布罗·英格维恩(Barbro Engesveen)、阿申·克瑞什纳(Ashish Krishna)、切·纳凯恩(Chie Nakane)、后来的休·理查德森(Hugh Richardson)、次仁沙嘉(Tsering Shakya)、施特拉·夏玛(Shitra Sharma)、次旺扎西(Tsewang Tashi)和里杜拉·维克绰(Mridula Vichitra)的鼓励。

作者们是建筑师，不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藏学家。我们既不能说藏语也不能读藏语。作为观察和分析可见的建筑结构和自然景观的专业人士，我们已经迎接这个课题的挑战，因此这项研究主要针对能够被看见和触摸到的东西。如果我们在基于我们领域外的知识不充分的基础上得到的结论太草率，我们请求读者见谅。

Knud Larsen & Amund Sinding-Larsen
2001年5月·于奥斯陆

中文版说明

本书中文版和藏文译文除纠正了几处错误外，在内容上与英文版完全相同。一个最新的古代拉萨探测透视地图已经取代了31页的塔灵的地图和153页过时了的“拆毁地图”。

对于翻译工作，我们感谢北京的李鸽、拉萨的木雅·曲吉建才教授、南京的董卫教授以及其他作出了很多贡献的朋友。

最后，我希望表达我对挪威外交部最诚挚的谢意，他们的大力支持使得这个译本成为可能。

Knud Larsen
Amund Sinding-Larsen
2004年12月·于奥斯陆

绪 论

在传说中拉萨被誉为“神的住所”。很多西方的作家把这一说法及其相关主题在他们的作品中进一步展开。同样《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的作者们很乐意参与到那样的赞美中。但是作为建筑师，我们首先关注的并不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关注“古代拉萨”今日的面貌，而且我们关于地图的工作是最主要的。这本书的小标题“传统西藏建筑与城市景观”也可以加入“观察到的”这个词，因为实地考察已经成为我们工作的方法。

过去几年的研究向我们表明：尽管拉萨古代城市具有独特的传统建筑风格，但是它到现在为止仍没得到它应得到的研究和纪实性的描述。由于独具特征的历史街道景观被掩盖，作为古代西藏的首府，在尚存不多的几个传统藏族城市中，拉萨是迄今为止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她多彩绚烂的建筑群是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的所在地和藏传佛教最神圣的建筑——大昭寺。许多小庙、寺院、神殿和纪念馆与现存的出色的世俗建筑结构形式形成互补。总之，藏族建筑艺术总体上在伟大的世界建筑文明中的确占有一席之地。

在这本书中，提到的西藏通常是指西藏自治区，一个1965年建立的行政单元，古为羌、戎地。这一地区的面积为120万km²，东西向长1600km，南北向宽800km，大体上有法国、西班牙、德国合起来那么大，或者比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4倍还要大一些。

然而文化上的西藏是相当大的，它吸收了整个西藏高原和她的边缘地区。这个“无比巨大的西藏”包括锡金、尼泊尔北部和印度最北端的拉达克。不丹，这个从17世纪获得统一和独立的国家，也与西藏历史和文化有密切相联的亲缘关系。中国内陆的重要部分甘肃、青海、四川和云南省的人口有相当数量是藏族。在藏族文化长期不断的影响下的群体是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不丹的查克巴人和印度北部的拉达克人；无数讲着各种方言的更小的群体也成为复杂的藏族生活圈的一部分。

这个藏族人民的故乡，被世界最大的山脉——喜马拉雅



拉萨和周边的亚洲地区，比例

1:30,000,000。

这幅地图大约覆盖了方圆2700km的地区。拉萨距离孟加拉海湾（the Bay of Bengal）的直线距离是800km，并且与亚洲的几个城市相对较近，但是因为中间有喜马拉雅山脉（the Himalaya range）的阻断，它的实际路程还是非常遥远的。

雅山脉在南部斩断的高原，拥有大约600万藏族人口。西藏自治区大约占有这个数字当中的250万人口，有将近300万藏族人居住在以上提到的中国的其他省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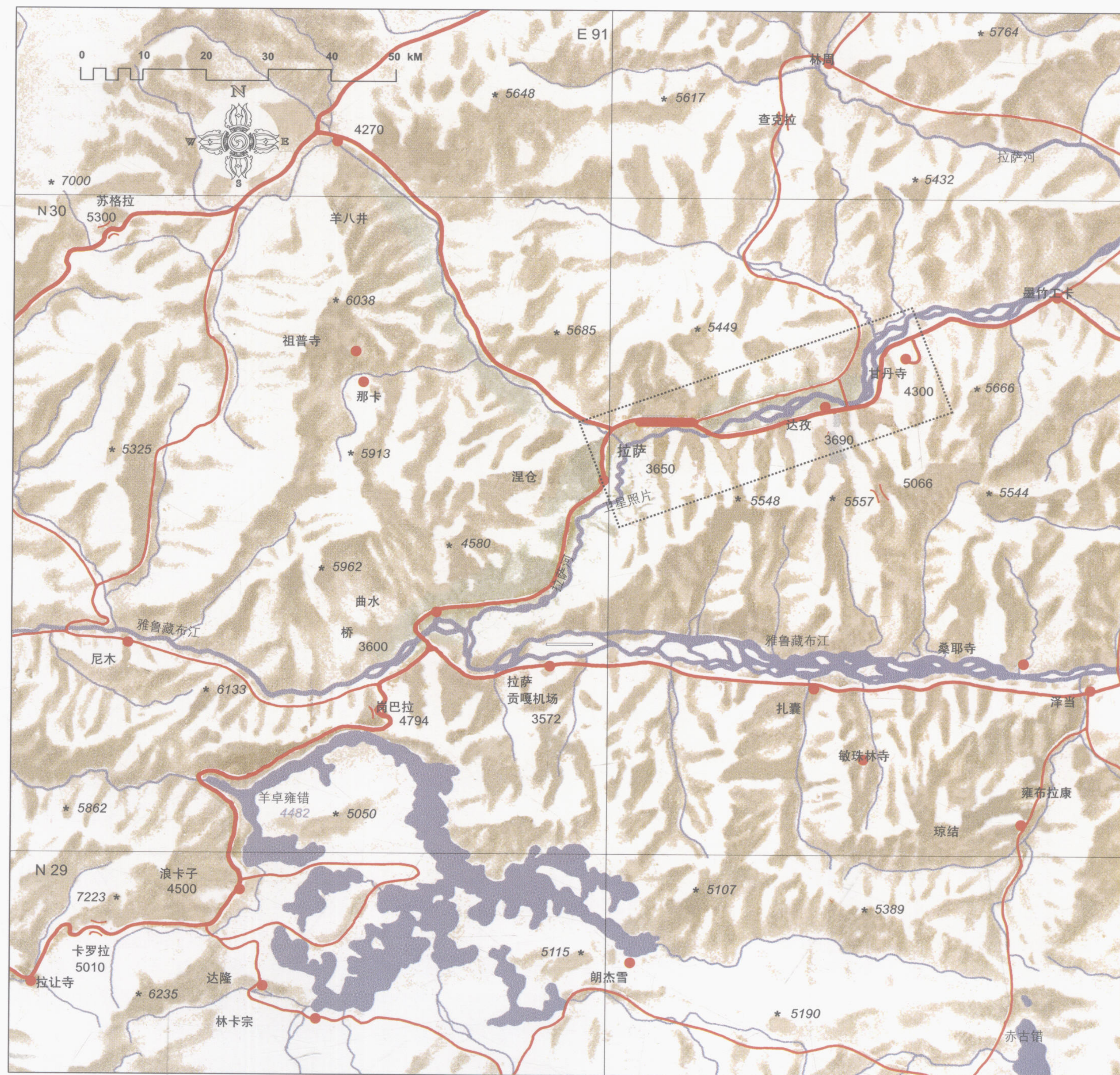
亚洲最浩大的河流中有不少条的源头都在西藏高原上：长江（扬子江）、湄公河、黄河、怒江、印度河、雅鲁藏布江。这里最后提到的著名的雅鲁藏布江是在西藏那片陆地上最长的河，连同它的支流成为人们主要定居的地区。

藏族文化在这水量相对充沛的南部地区发展起来，这个种植大麦和其他谷物的地方被证实可能是在肥沃的河谷中。藏中地区相对干燥、稳定的气候有温暖的夏季、长长的春季和秋季，只有在冬季（12月到次年3月）寒冷恶劣的天气才占到上峰。海拔5000m以下的地区几乎不能使雪留住，所以偶尔的暴风雪很快会消失不留痕迹。拉萨比人们想像的温暖，每年享受3000小时的日照，每天平均八个多小时阳光照射。

在这个地区以外存在着一个更冷、海拔更高的严峻地带，它是高低起伏的高山牧场，气候恶劣且不适合居住。这里吃苦耐劳的游牧民住在黑色的帐篷里，饲养家畜，主要是牦牛和一些在西藏随处可见的动物。最终，北部广阔的羌塘平原，它几乎占整个西藏高原一半，经受着海拔最高点、大风和严寒的考验。这里几乎没有人，它是野生牦牛、雪豹、野驴和羚羊的王国。

藏中地区和拉萨，比例
1 : 1,000,000。

这幅数字地图是由作者根据多种原始资料于2001年2月制成的，它用拉萨来说明雅鲁藏布江、吐蕃和拉萨河谷。它大约覆盖了180km×180km的地区。主要特征：吐蕃河谷，吐蕃王朝的发源地（公元7~9世纪），紧靠东南；羊卓雍湖规模巨大，雅鲁藏布江南部的多指湖。传说那个湖没有天然出水口。藏布江，这里也称雅鲁藏布江，沿着西藏的南部边缘从西向东，就是喜马拉雅主山脉的北部。在西藏东部，雅鲁藏布江急转直下横穿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江（the Brahmaputra）因此闻名于世。江水流经阿萨姆邦（Assam，印度东北部的邦）和孟加拉国（Bangladesh，亚洲）最终到达孟加拉湾。途中藏布江经过拉萨河——穿越拉萨河谷的藏布江支流；拉萨的贡嘎机场在藏布江的南岸；西藏最古老的寺院（建于公元8世纪晚期）——桑耶寺(Samye)，坐落在江的北岸。



藏中地区的雅鲁藏布江和拉萨河谷——东西长大约300km，南北宽大约250km的地区内——是藏族历史的发源地。约在7世纪佛教开始从中国内陆和中亚地区传入西藏。不久，来自印度的佛教僧人也来到这里。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一个有成就的崇尚武力的君主，迁都到拉萨并传说在玛布日山上建造早期的宫殿——布达拉宫的位置。

他把他的王宫从吐蕃地区迁到了这里并控制了拉萨河谷潜在的农业区和具有贸易优势的位置，为未来的城市奠定了基础。

经过一段时间，宗教和政权机构融合到一起，触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使这一地区的寺院、神庙和避难所的创建达到了高潮。尽管西藏有不少学校，但到17世纪以后



从岗巴拉山口北望

从南方走近拉萨时，岗巴拉（4794m）是一道高度上的屏障，穿过它，再走过28km的下坡就到藏布江了。几个世纪以来这里的景观向来自不丹、锡金和更西部的商人表达问候，他们将最近一个驿站的货物带到了这座首府。如今沿着藏布江以日喀则为起点的一条新路承担了大部分的交通运输，但它要穿过一条易受山体滑坡影响的峡谷，所以这条路经常不通。原来从江孜经过羊卓雍错到达岗巴拉的这条路主要是因为它的景观价值才被使用。

随着达赖喇嘛在西藏的神权政治达到顶峰，作为藏传佛教诸多流派中的重要一支格鲁派在教育方面占据了统治地位。虽然佛教的形式有



从岗巴拉山口南望

岗巴拉山口横跨一条狭窄的山脊并以风中摆动着的成簇色彩明亮的经幡为标志。如果人们从北转向南，背对藏布大峡谷，脚下河对面羊卓雍错湖的新景象以及远处的群山是激动人心的。波光粼粼的碧绿湖水在藏民心中是十分神圣的。除此之外，突出的宁金抗沙（7191m）雪峰巍然屹立，在最远处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界西藏与不丹接壤。

限，但蕴含着流传至今的知识和哲理。因为来自更早期的部件和残迹很少呈现出来（7世纪以前），所以很多有特殊建筑艺术影响的建筑物

上图：拉萨河谷中的拉萨，卫星照片，于1965年拍摄美国克罗纳号（Corona）间谍卫星拍摄图片是在1960年~1972年期间完成的。几年前为公众使用而解密的，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它们。这里使用的图片（拍摄于1965年1月18日）展示了拉萨河谷（3600~3700m长），位于藏中的南部地区——并且与开罗（Cairo，埃及首都）和新奥尔良（New Orleans，美国港市）在同一纬度上。谷底中高达2000m以上的山峰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勾勒出拉萨东北100km外的中心河谷。拉萨一直位于拉萨河谷的中心位置。这条河沿着城市的南部边缘流过。拉萨周围已开发的和可利用的土地几乎全部都位于河的北部。另外，拉萨河将这片区域自然地平分两部分。这幅卫星图片，是来源于幻灯片的一个缩版，跨越方圆18km×55km的地区。来自于左下方的午后阳光使这些群山清晰地矗立在那里（如果将书倒过来看就更容易理解这些图片的三维特征）。柔和的岩石坡度几乎都是一致的，它们已经被水或周围环境腐蚀风化了。水土流失相当严重。谷底宽阔平坦。拉萨的可见特征是带有布达拉宫的玛布日山和加布日山；流经布达拉宫西侧的一条水渠源自色拉寺地区和布达拉宫与哲蚌寺之间的大面积沼泽地区（dark）。在河南岸也可以看到从拉萨东部伸出的一条细线；这条土路通往甘丹寺、西藏东部和四川省。按照直线距离，拉萨中心到哲蚌寺是8.5km，到色拉寺是4.5km，到耶帕寺16km，到甘丹寺35km。向西，拉萨河转弯继续向南汇入大约50km处的藏布江。大致限定在白色轮廓内的这一地区被称为“拉萨河谷”，如今已经被不断扩展的拉萨城市构架填满了。



无比壮美的拉萨，卫星照片，拍摄于1970年，比例1:60,000。

这幅克罗纳号卫星照片（1970年11月21日），经作者合成并进行了数字处理，与1985年版的地图《无比壮美的拉萨》（15页）显示的是同一片区域，有助于人们研究这里15年的发展。十分突出的就是水道的变化（这里是干燥的、白色的）从色拉寺区向西南经过布达拉宫，在此消失。如今这条水道已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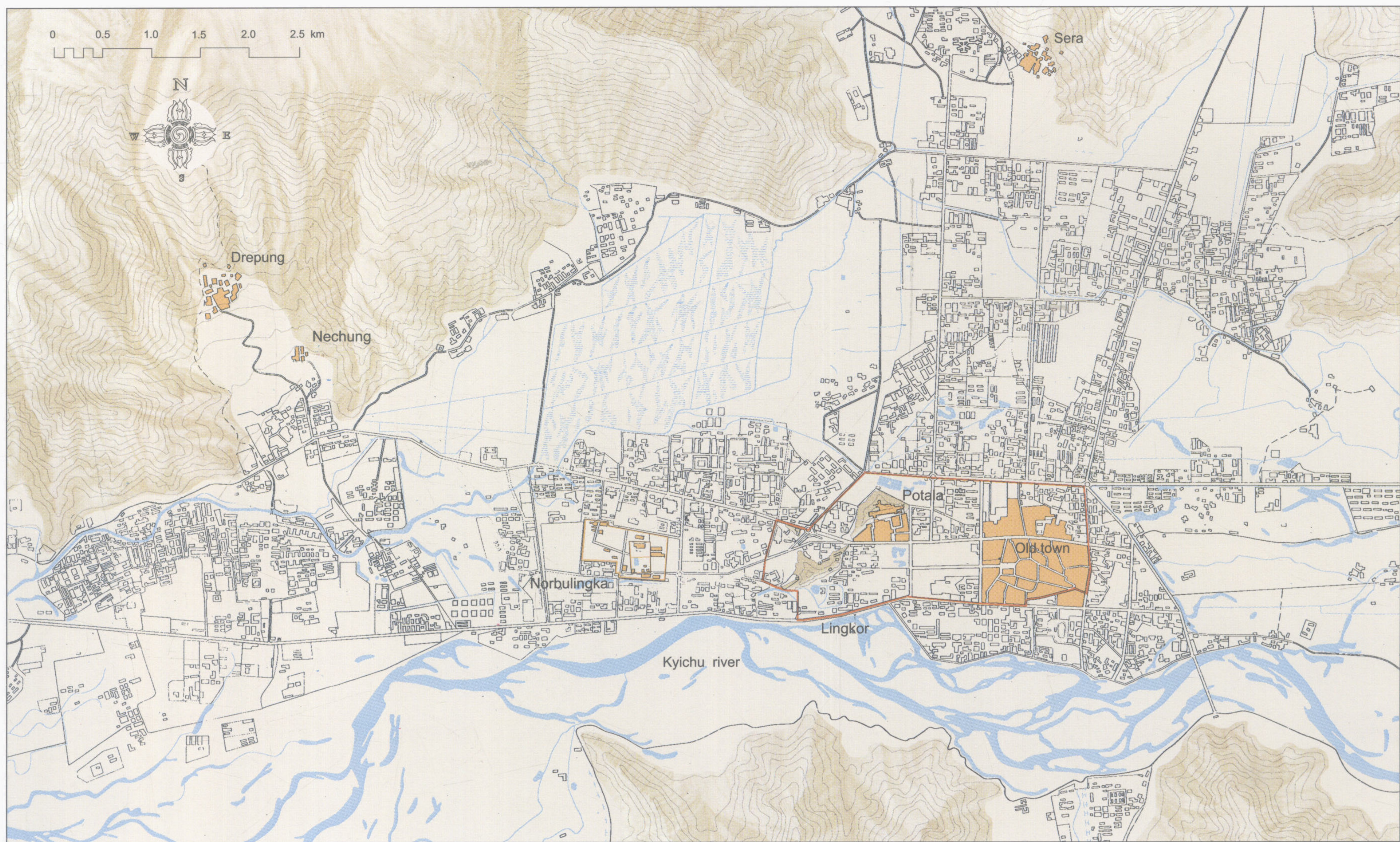
变为地下河了。这里最突出的部分就是老城区西北的大面积沼泽区。它鲜明的轮廓有助于在卫星幻灯片上确定拉萨的位置，并且这张照片也表明沼泽最初从老城区的西北部延伸到东部的各个路上，甚至吞没了路。

大昭寺和八廓街似乎是坐落在景观中一块不突出的架高部分。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城市都是缓慢扩张的，散布于湿地之间，这就使土地的加固变得很必要。

只可追溯到二三百以前。

藏中地区和拉萨与巨大的外部世界之间的通道常常暴露在泥石流、洪水和冰雪之下，今天也仍是这样。以拉萨为起点的公路通往各个方向：西到江孜和日喀则，接着继续向藏西或西藏尼泊尔边界；向南途经江孜穿过春比溪谷到达锡金和不丹（即使这些边界很大程度上是封闭的）；向北到达青海省境内的格尔木，继续向北到达中国内陆；向东和东南直接到达成都（四川省的省会）和昆明（云南省的省会）。西藏的主要机场位于贡嘎，在拉萨南部90km的拉萨河口附近。整个西藏地区被古代的朝圣和贸易路线十字贯穿，其中不少路线仍有朝圣者来往于无数的散落在乡间的圣地。

拉萨，西藏的历史聚焦点，像罗马、麦加、瓦腊纳西



和耶路撒冷这些伟大的宗教城市一样，已经成为了一个“磁场”。它坐落在巍峨的群山之间的壮观精致也被历史的孤寂和偏远而大大加强了。直到不久以前，所有的货物还是用负重的牲畜从非常遥远的地方驮来。在20世纪50年代，拉萨是一个中等尺度的城市，有3万人口。今天它已经成长为一个地区的首府，覆盖了几乎整个拉萨河谷的版图，人口是当年的10倍。许多古老的历史城市所面临的问题也威胁着它的传统区域；短短的几年这个城市已经发展成现代都市的环境。伴随着历史建筑被不断地毁坏，最近的发展已经彻底地把一个所谓的中世纪城市景观用大多数都不适合的现代构筑物取而代之，这些构筑物充斥着原本开放、空旷的传统城市区域。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数宗教和世俗建筑还保持

无比壮美的拉萨，摄于1985年前后，比例1:60,000。这幅地图显示了拉萨现在的大致范围。沿河向西和朝着色拉寺向北显示的全部空白地段如今都塞满了建筑。对于老城区东部和城市西北部与沼泽之间的大部分区域也是这样的。林廓，限定了拉萨老城区7.5km

长朝觐路线，用红线被标注出来。林廓外，布达拉宫西约2km处的罗布林卡，曾经是达赖喇嘛的夏宫，如今是城市公园。群山是以间距40m的等高线显示的。河谷平原从山脚到朝拉萨河方向的坡度为1:100缓坡。



从南部拍摄的拉萨全景图，弗莱德莱克·斯潘·珊曼（F. Spencer Chapman），于1936年拍摄。这幅照片以其较高的清晰度展现了城市和自然景观的主要特征。因为拉萨河自东流向西（在照片中向左），平坦的谷地展示了玛布日山和加布日山，它们山坡上矗立着布达拉宫和医学僧院（门孜康）。老城区的精确的外形在距离

恰当的玛布日山东南偏东的位置生动地呈现出来。南北都是高达5,500m的高山，高出河谷的谷底2,000m。很多古老的家族搬出城市并沿着河岸建造府邸；反过来林廓外的建筑数量却非常少。山坡后洪水冲出的多个白色水道都能看见，在北部的丘陵地区人们可以看见色拉寺和帕邦卡——建造在巨大岩石上的一座古代寺院。弗莱德莱克·斯潘·

珊曼（Frederick Spencer Chapman），摄影师，作为英国使团领导人巴萨·古尔德（Basil Gould）的私人秘书于1936年夏天来到拉萨。1937年2月以前，斯潘·珊曼用大量的时间在拉萨结交朋友，并且进行了大量的摄影工作。